

读山水

读山水读的是激情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句名言：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世界之大，无处不美。

□梅实



资料图片。

我有个书法家朋友，一段时间甚是苦恼。恼什么呢？恼书法艺术进入了瓶颈，总上不了新的台阶，我对他说，我是书法外行，但我认为，你的问题既不是临碑，也不是习帖，而是到外面跑得太少，应该多读名山大川，尤其是古刹旧居，从中吸取精华。他听了我的话，连续在外跑了几年，也读了几年，果然其书法突飞猛进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前不久，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，广东不是有座观音山吗？观音山上有座观音庙。前几年，有人出了半边上联：观音山上观山水，求下联，谁能对出，有重赏。开始为五千元，后涨至一万元、两万元，前阵子是七十万元了。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？无数人挖空心思，冥思苦想，可再想也白搭。

这看起来是个游戏，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，山水是可以读的。而且是值得好好读的。

读山水读的是激情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句名言：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世界之大，无处不美。罗丹也说过：生活中，并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是的，就说我们中国，名山名水实在太多了。泰山雄，华山险，嵩山峻，恒山幽，衡山秀；还有一说即泰山如坐，华山如立，嵩山如卧，恒山如行，衡山如飞。除了这五岳，还有黄山，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黄山到底有多美？你不去读，那是难于言表的。还有峨眉山、武当山、青城山、九华山、雁荡山、天柱山、龙虎山、庐山、张家界……无一不是风光旖旎，各有千秋。你若带着激情去读，这一座座山就活了，就灵动起来了。

山如此，水亦如此。长江、黄河、黑龙江、淮河、大运河、黄浦江、湘江、珠江、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……哪条江哪座湖不

是写满了传奇故事，值得我们去探讨去朝拜去解密！记得2000年我约了几个朋友去九寨沟，九寨沟不属于大江大河，尽管他们都称之为海，可跟我们的水塘差不多。那个水清的呀！1991年我去贝加尔湖，贝加尔湖比我们的洞庭湖大九倍，沿岸还不足三万人。主人介绍，日本有个人工湖，水质非常清洁，人的肉眼可以看到四十米深。而贝加尔湖的水，人的肉眼看到的可达四十点一五米。我不知道九寨沟的水可以看到多深，我感到它比贝加尔湖的水更纯、更清，湖底的石块、树枝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坐于岸边，凝视水中，好几回产生扑进水里的冲动，看过一回，终生难忘。

读山水读的是文化。文化这东西，太广博太深邃了。中央电视台前几年总打一句广告：山高人为峰。我非常喜欢这句话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仙也好，龙也罢，都是人造出来的。天下名山佛占尽。我国四大佛教圣地，五台山、峨眉山、九华山、普陀山，山山神奇。道教也有不少，武当山、青城山、龙虎山都以道为主。我们岳阳境内的幕阜山、大云山主要也是道。过去讲佛道不同堂，现在讲和谐，不少地方也出现佛道同堂了，热岳衡山大庙，就是一边为佛，一边为道，热闹又平和。

寺庙里的文化，充满了智慧。尤其是那楹联，多为告诫世人，如何处世做人，如何行善积德，如何尽孝尽忠，你读懂了她，就读懂了人生。先说四川乐山大佛。那大佛自然是举世闻名的，大佛不远处一座庙里有一副对联也很有名：大腹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；开口常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此联我后来在不少地方见到过，有的改动了几个字，北京潭柘寺弥勒殿也有一副一模一样，不知哪个后哪个先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看过一本香港出版的书，介绍是乐山大佛庙里的，我只能以那本书为准了。

四川峨眉山庙宇很多，其中最古老的应当是华严寺了，有了一千多年历史。我在华严寺转了一圈，回到家，什么都忘了，

唯独该寺住持撰的一副正门联记得清清楚楚：谁能把眼睛打开，看得清大千世界；到此须脚跟站稳，方可入不二法门。乐山凌云寺有副联也很有趣：笑古笑今，笑东笑西笑南北，笑来笑去，笑自己原来无知无识；观事观物，观天观地观日月，观上观下，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。

张掖大佛寺有副对联也颇有意思：一觉睡西天，谁知梦回乾坤大；只身眠净土，只道其中日月长。

杭州的灵隐寺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。那里面的好联太多了。这里只信手拈来一副：峰峦或再有飞来，坐山门老等；泉水已渐生暖意，放笑脸相迎。灵隐寺还有一联，相传为邓石如与住持应对：海为龙世界；云是鹤家乡。1950年大年初一，毛主席请老乡齐白石到家里吃饭，齐白石一高兴，写了此联赠送给毛主席。可他将下联写成天是鹤家乡。后来他与著名学者、藏书家张伯驹谈起这事，张说，你写错一个字了。齐白石听后心里很是不安，好在毛主席也没提这事。再后来，有人又说，将云字改成天了，更准确一些。现在，书法家们都写成了天了。

贵阳城隍庙一联，也颇具新意：站着！你背地做些什么？好大胆还来瞞我；想下！俺这里轻饶那个？快回头莫去害人。

安徽九华山严华洞联：清华真福地；庄严古洞天。

河北承德水月庵联：山静尘清，水参如是观；天高云浮，月喻本来心。

福州西禅寺联：翠翠殷殷，处处花花果果；风风雨雨，年年暮暮朝朝。

河南少林寺西坊联：双双玉井，碧澄冷浸千秋月；六六玄峰，翠耸光连万壑云。这类好联实在太多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读山水读的是感觉。一座山，一条江，千百年来，它总是在那里立着，在那里流淌。我们去造访它，得有一份爱心，一份敬畏之心，才能找到应有的感觉。现在有些人，也喜欢出去旅游，可他们的做法是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到处拍照，回到

家什么也不知道。依我说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在家里看电视看报。

古人可不这样。还是说李白吧！他去庐山，写了一首诗：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，这首诗将他的豪放风格发挥到了极致。几百年后，苏东坡也到了庐山。他也写了一首诗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按理说，老苏也属豪放派的，他老人家的词，就开了豪放一派的先河。可他在这首诗里，更多的是告诉人们一个道理，我们看任何事物，不能只看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，而应全面去看，全面衡量，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如果让我来评价，我更喜欢苏东坡这一首，因为这诗有哲学思辨，有更深层面的内涵。

李白也到过我们岳阳境内的幕阜山。那是他一生中第六次来岳阳。李白专程去幕阜山，我猜想他有两个目的。一是去拜见老领导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(755)不是出了个安史之乱吗？当时皇室中大多数官吏纷纷南逃，其中工部尚书徐安贞、兵部左侍郎刘光谦、侍郎白琪、左丞相陈希烈四人结伴逃至平江，第二年，侍郎陆善经、李安甫也来加盟，于是，有“六相隐平江”之说。李白对这六人都非常熟悉。尤其是曾经当过翰林院院士、崇文馆大学士的陈希烈，可算是李白的老领导了，李白到了岳阳，自然要去看望他们；二是去拜访葛云、葛洪的仙坛。在当年葛云葛洪的炼丹井前，留下了绝句一首：闻说神仙晋葛洪，炼丹曾此占云峰。庭前废井今犹在，不见长松见短松。

读山水感觉找得好的，在唐代还有一位诗人，刘禹锡。他站在岳阳楼远眺，还没到君山哩，感觉就来了：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在下认为，历代所有写君山的诗词，这一首最妙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亲们，多出去走走，多读读山水，益处多多。



壶伴江水江伴壶

——游赏湄潭“天下第一壶”

□胡佑爱

自驾游本想去参观梵净山，却在遵义境内就提前下了匝道，跑到了湄潭高速收费站。在一家“茶壶鱼府”前的广场中，被一把高过两层楼、悬在空中的紫色茶壶吸引。

茶壶口中倒出的水柱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。奇怪，这么大一把壶悬在空中，不停地向下面水池倒水，却见不到壶的支撑与水的来源？久悟，障眼法的把戏，妙在脸上粗的水柱之中！巨幅游路图，示意我们：“天下第一壶”的真身还在湄潭县城。

对冠名“天下第一壶”之景，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，因为我们是来自“岳阳天下楼”之城的游客。

哎呀，湄潭县的“天下第一壶”名不虚传！比广西凌云和苏州定园的“天下第一壶”不知大了多少倍！湄潭县的这一把壶，耸立在县城中心湄江河畔风景秀丽、绿树丛荫的火焰山顶上，体积28360立方米，壶高48.2米，直径25.6米，加上底座总高73.8米，经过7年的建设于2006年竣工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茶壶实物造型，获“大世界基尼斯之最”和“世界十大奇异建筑”称号，是湄潭县的标志性建筑与城市名片。

我们从城中湄江河桥头右侧，进入国家4A级旅游风景名胜景区——“中华茶文化博览园”。顺着江与山的边沿，漫步于花草、秀树、奇石、亭阁装点的一条茶文化走廊，欣赏高雅文气的茶与壶、江与山的一副副楹联墨宝，触摸湄潭古城遗迹与故事趣谈。经过两级升高66米的“天福梯”和23米长的观光玻璃栈道“天福廊桥”后，登上了火焰山，到达“天下第一壶”的脚下。触景生情，品享词赋与诗联：“壶伴江水江伴壶，春催绿茶催春”；“山神火焰煮翠芽，樱花玉帝播丹青”。

素有“小江南”盛名的湄潭，是“贵州茶业第一县”“中国名茶之乡”，所产多种品牌茶叶享誉全国。这里百里湄江，碧波蜿蜒；万顷茶海，绿浪浩瀚，积淀了深厚的茶文化遗产。湄潭人敢做敢称“天下第一壶”，我认为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“天下第一不在壶”，在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，引导世人更爱茶。要不，为何在此创立“中华茶文化研究基地”，附之“中华茶道馆”“天下第一道”“茶海观音”等系列与茶文化艺术精品，供人欣赏呢？“天下第一壶”的文化根基，延绵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华《茶经》之中“皇帝赐赞”的故事里。

据史料记载，唐代诗仙李白因“安史之乱”被流放夜郎(今贵州西部和南部)，后遇赦返回中原时，他的门生从夷州义泉(今遵义东部)带了一些绿翠茶芽回家乡(今浙江吴兴苕溪)，和茶圣陆羽一起煮而品之。陆羽感到茶汤味道好极了。并在自己所著的《茶经》的“之出”篇中写道：“黔中生夷州，往往得之，其味最佳”。不久，陆羽将此茶芽送给皇帝。皇帝尝了绿翠茶芽煮的汤，连连说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，真乃仙种也！”至清朝和民国时期，夷州义泉的特产“湄潭翠芽”还奉为贡品。

流连忘返。我们自驾游朋友与“天下第一壶”照了张合影。我端着一杯热腾腾的“湄潭翠芽”，望着高耸入云的壶，想起了当代湘西奇才、杰出画家黄永玉“画壶清心”，配作杂记《杯壶谈》，以壶抒怀：我千里飞车游此，与壶结缘，也有心灵感应：

吾问：你为何称雄“天下第一壶”？

壶曰：莫大，能容天下人间茶生活和茶文化吗？！

吾问：有何功法和功德？

壶曰：用湄江之水，火焰山之火，中华《茶经》之道，煮本地特产、原汁原味的“湄潭翠芽”“遵义红”“贵州针”“湄江翠片”，招待新时代来的世界朋友，这不善哉、美哉吗？！

吾叹：雄壶，传德也！壮哉、妙哉！有容乃大，情怀天下！



图为“天下第一壶”。

饱满的情感 史诗的拼图

——读刘创诗集《从楚国出发》

万辉华

华容是一个出产诗歌之乡，印象中像六零后七零后相识的文友中，有刘创、孙光友、鲁擅、王良庆、吕本怀、朱开见、拾梁、周栗等，诗风正健，让岳阳的诗歌在省内外大放异彩。刘创出版的《从楚国出发》(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1版)，就以饱满的情感，史诗的拼图，把故乡这一片诗歌堆成的热土，从历史深处进行打捞，拼帖出了一幅诗歌地图，光华灼灼。

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古代诗人有如此贴切的感受。当代诗人在红尘滚滚、市声喧哗的环境下，要能排除外界的干扰，让诗歌这片月光照进心灵，是需要定力与坚守的。刘创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大学评价与大学文化，但诗歌一直是他心底难以割舍的牵挂。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诗歌之旅，在这条寂寞的路上，跌跌撞撞走来，殊为不易。如果细读，可以找到许多蛛丝马迹，以诗证史，解读一个中年诗人的心路历程。他在诗集《从楚国出发》中写了一个后记，把自己原名叫刘继平改为刘创作了一个解释，理由就是“我是为写诗改名，我少年时期一直渴望成为诗人”。这是他的实话，他几十年不忘诗歌初心，始终将写诗作为人生的一件有意义的事，锲而不舍，终成正果。

写诗这条路上，也不全是顺境，肯定有

许多揪心的、扯断数根须的事，有家族的，有邻里的，更有个人的情感史、成长史。我特别欣赏他排在最后的那首诗《我的母亲名叫月香》，不必较真他的母亲是否叫月香，可她代表了千千万万个母亲，请看，“陈月香是母亲的名字/父亲蘸满红油漆，把月香两个字写在箩筐上/父亲是担心箩筐弄丢，还是担心母亲弄丢呢/不会写自己名字的母亲不识字/却铭记着就是箩筐上泛着红光的月香。”这虽讲述的家事，也是国事，一个不识字的母亲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容易。而且，从箩筐铭字这一细节，也体现出父母之间那种深沉的情感，这首诗的每个句子，都很质朴，整体上却形成了一首低迴往复的颂歌，歌颂母亲的伟大圣洁，歌颂劳动的荣光。也许这首诗是诗人早期的作品，然而由于情感的真挚，放在哪一个时期都不会过时，因为他吟诵出千千万万赤子之母爱的渴望与感恩！

他的一些爱情诗如《南湖情诗三首》《徘徊在七夕》《白露为霜》等等，像古老的《诗经》一样哀而不伤，把情感的度把握得非常好，借助山水、节令、月光、白露等自然景物，睹物思人，借景生情，以景衬人，不像当年的抒情诗人海子把爱大声喊出来，而是极为含蓄，欲说还羞。

诗人近年作力笔耕于《望楚国》《涉洞庭》，身为洞庭湖畔屈子信徒，以这两组史诗向屈子致敬，向诗歌致敬，这是诗人的初衷，也是一种使命，由于厚积，便如井喷，由于苦恋，便有甘甜，由于叙事，便于抒情，由于穿越，便打破时空。《望楚国》共有19首，从《楚语》始，终于《屈子祠，汨罗江的一枚徽章》，借助于子规、柑橘、萤火虫等自然物，也借助于鄂都、编钟、汉服、龙舟等历史文物，也借助百鸟朝凤、凤绝云霓、凤鸣楚歌等神话传说，来营造楚国缤纷诡异的气氛与神奇莫测的天地，真是遍地巫风，遍地风流，美艳绝伦。这组诗既有古典的演绎，也有现实的隐喻，既有人文精神的蕴藉，也有天人合一的礼赞，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。通过这三组意象的重叠辉映，一个既古老，又年轻，既神话传说，又自然现实，既是高度符号化的象征，又是有血有肉的情感载体，它们正反相合，构成了张力，构成了宏大的叙事，又不失芸芸众生的打亮与抚慰。这仿佛是接着屈子的骚、杜甫的律，来把古老的楚国让它老树新枝，凤凰涅槃。

如果说《望楚国》着眼于古，那么《涉洞庭》这一组26首则着眼于今，更多的笔墨聚焦于当下，如《洞庭湖麻雀》《一只受伤的灰雁》《江豚的哨音》等等，更多的是现实的关怀，是对洞庭湖的依恋与倾诉，是自己亲身的体验与记忆，如《湖滩之上》：“鸟儿用

细瘦的脚趾，踩碎微风/拓印出一行行清瘦的芦苇/我更愿意把鸟们的作品，读成难以辨识的书法”。一个在湖边成长的诗人，其性灵、灵感莫不与湖息息相关，水汽氤氲，陶冶了诗人敏感的心，即使细小如麻雀、河蚌都成了诗人关注的对象，也自然成了它的诗眼，生态洞庭就成了他从厚重的《望楚国》走出的一个必然选择，这也合乎二律悖反的生存逻辑。诗人在《涉洞庭》里也有怀古，如对范仲淹、滕子京的顶礼，却没有在《望楚国》那般低沉忧郁，而是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放与自信。

诗人何其大胆泼辣，何其大开大合，何其水乳交融，何其收放自如，作为同龄的诗友，我想在于诗人修炼，功夫在诗外，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、审美能力、娴熟的诗艺，经过20年磨一剑，出手就是这么大气磅礴，情感饱满，意象缤纷，贯穿古今的系列作品。在我以往的阅读中，似乎前辈诗人吴兴华先生也擅长于借助历史人物、历史典故、神话戏剧，再创造的一位大家，他的传统又在刘创身上得以复活，这也是一条诗史传统之道，与抒情之道并驾齐驱，各逞异彩。



品书